

## 必須保校毋須小班——趁機改善教學法更重要（二）

「小班」就如「減稅」，只會帶來掌聲，哪有反對之理？過往美國公立學校的師資未盡人意，普查顯示，公眾相信小班是改善及保留良好師資的最佳方法。

小班如減稅，只有掌聲

李國章校長在 2002 年未上任前已談希望實踐他的小班夢（當時我已撰文反對校長的夢），夢境撰稿人據說是羅范椒芬，可以看見小班對有心教育人士、官民上下，都是何等吸引。（其後又聽說，為了要先處理一些校舍、師資、辦學表現均有問題的學校，羅太不得不從夢中重回人間。其後 SARS 等發生，已是後話。）

但世界也在變，在全國都實行小班的美國，去年普查發覺，市民不要質素一般的老師，寧願留在大班，不要小班，也要質素較平均略佳的老師。

在部分國家，市民需要為當區進行小班而繳付額外稅項，但香港公眾卻難感受小班的代價及機會成本（如，錢可改用於師資培訓、提高工資、減少教師每周教節、直接用於改善教學法）。退一萬步來說，就算不理成本，並假設政府有無限的資源，研究也未必支持小班是更佳選擇。

就算不計成本小班也不一定有效學者指出，小班教學的研究及爭論可追溯到 1920 年。研究者採用的方法包括：

1. 實驗，將一些班級改為小班，並比較這些小班在課堂表現、學業及各方面的改進；
2. 相關分析，收集大量不同大小班的各項實際表現，用統計方法調整它們的差異（例如，小班在成績偏低的鄉村較多，不能簡單比較，需作統計調整），從而了解班級人數對成績等的影響；
3. 元分析，收集數十至數百個相關研究，從而了解整體趨勢，找出班級人數多寡及其他因素（例如，小班是否對小學生更有利），如何影響學生各方面的表現。不難理解，各種方法均有其優點及局限，較著名的大型實驗性研究包括：1984 年印第安納州的 Project Prime Time，1985 年的田納西州的 STAR，1996 年威斯康辛州的 SAGE 等。

很多研究都加插一些長期追蹤（有長達 10 多年），全面評估課堂內學生反應、自信及成績以外的指標。但因為各種效果都不算明顯，所以不同派別學者的研究結論並不一致。

研究水準較高的 STAR 研究也受人詬病，例如，參與的學生及教師並非「雙盲」，教師也不盡是隨機指派，是否有偏私現象不得而知（教師支持小班，給小班學生偏高分數），很多學生在不同組別（大班、小班）之間進進出出，也影響了資料分析。幾乎所有支持小班的研究，都被反對者重新檢驗，得出不同的結論。

暫且在此不下定論，小班是有效還是無效。也假設教育資源無限，如果小班真的有一些效果，它一定是不穩定，對不同人及不同時空環境，有時正效果，有時無分別，有時甚至是大班更佳。

#### 小班成本高昂綑綁教育經費

支持小班教學的人可能問，就算小班效果很小，政府也無妨支持。

「多讀多寫」、「閱讀計劃」等教學改革計劃，就算成效不彰，學者也很少反對。公眾驚訝為什麼世界各地那麼多學者，在主要學術、公眾媒體撰文反對小班。這是因為政府資源永遠有限，教育學者不希望將巨大資源綑綁在班級人數上，令其他更有效的改革（如改善教學法）難以進行。

有什麼教育改革成本效益更大？暫且不理這百年來的其他研究，近年西方學者推崇更頻密的低利害測驗（不一定計分，也可以是多項選擇題形式以降低工作量），與中國及亞洲的教學法不謀而合。

究竟小班效果有多令人失望？一些學者估計，就算每班減少 10 人，只能在各類學習指標上（自信、課堂表現等；如，100 分為滿分，15 分為標準差），改善不足 1 分。用 STAR、SAGE 等的小班正面效果做標準，加強評核（上文提及的低利害測驗，包括設計測驗、執行等成本），所需經費，遠低於小班成本的 1%，已能達至同樣效果。也即是說，小班的成本效益，未及其他較佳方法的 1%。

必須保校下的困局及其他選擇

香港人口下降，減少教師每周課節以取代小班的方案可行麼？首先，對公眾及家長來說，他們不一定理解減低教師教學課節對他們子女學習的好處，相對而言，「小班」在任何國家，都是一個甚得家長歡心的口號。其次，減少老師教學課節，我們的學生仍是集中於一些吸引力較大的學校，其他學校根本沒學生可教，除非搬動教師及校長，否則解決不了問題。

我明白這困局，但仍希望公眾體諒，就算不進行小班，也讓剩餘教師人手做其他專業培訓及改善教學的研習。公眾若希望這些教師培訓是有監察及調控（而非放假），也是可以理解及接納的。為解決教師下崗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，各區學校應該專業上互助，進行有實效的教學法改革，而各辦學團體也應作出更具彈性的配合。教育資源仍然需要用專業知識去調配。

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講座教授